



都市心情

## 一个人的春节

文/老海

回想起来,最不能忘记的,是2008年那个春节。因为最特别的记忆,我到现在依然难以释怀,它触痛着我最柔软的心,心底泛起无限的自责和悔恨。

我参加工作定居离家几百里外的县城后,每到春节临近,关于回不回乡下老家过年一事,总要和妻子争论一番。年迈的父母住在乡下,我工作忙,一年难得回几次家,主张回老家过年。况且,我是长子,给家族长辈们拜年,我是必须到的,否则,别人会笑话。女儿嫌老家冷,住行不方便为由,主张隔一年回一次。妻子则要求回她妈妈家过。她们都拗不过我,每年还是要回到乡下老家,和我父母一起过年。

那一年春节临近的时候,我对妻子和女儿说,今年春节我不回去了,我想一个人待着。妻子知道我那一段时间心情不好,也没有说什么,带着女儿回老家了。大年三十中午,我简单地吃了点饭,拔掉了电话线,关掉手机,听着喜欢的音乐,看着喜欢的网页和文章,一个人静静地度过这难得的悠闲时光。大年夜临近,楼下不时传来零碎的鞭炮声把我惊醒,年来了!年来了!我想着老家里早该贴上父亲书写的大红对联了吧?母亲肯定做了不少我喜欢吃的年糕。离开父母这么多年,还是第一次没有和他们一起过年,老人会不会怪罪我呢?

大年初一早上,我依旧静静品茶读书听音乐,想让那颗疲惫的心灵在时光的静寂中得以抚慰。但是,恰恰相反,我想努力忘掉的那些世俗的烦恼,可在心里剪不断理还乱,依旧是挥之不去。索性站在阳台,遥看百里外的故乡。虽然是中午了,依然会不时传来阵阵鞭炮声,强烈刺激着我烦躁不安的心,这又勾起了我对故乡人情风物的思念和怀恋。

妻子对我放心不下,初二一大早,便急

匆匆地从乡下老家赶回来。我问起在老家过年的情形,她说:“年三十吃团圆饭,父亲看我没有回来,躲到屋外一个人偷偷掉眼泪了。”

我为一些俗事而苦恼着,本想利用春节假期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绪,却不想不仅未能免俗,反而惹得让老父亲为我牵挂。我打开了两天的手机,里面的短信息有几十条,有亲人的问候、同学同事的祝福、文友的鼓励。看着那些温暖的文字,心里漾起丝丝暖意。

人生活在世上,是不能免俗的。至此,我不再为一些事情而伤怀。但凡你生活在人间,就免不了那些世俗的烦恼,就要为生计而奔忙,为那些离别或团聚而流泪,这便是真实的人生。历经生活的磨难,那颗受伤的心灵才会慢慢坚强起来,因此而笃定从容。

我不想再过一个人的春节了,它让我有了许多惊悸和思考。回到父母的身边,在母亲面前撒一撒娇,享受着母亲那喷香的饭菜,听一听年迈的父亲依旧响亮的呵斥声,听着姊妹们爽朗的笑声,这才是我想要的春节氛围。

今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,思念亲人的心绪一直萦绕在心头。我想念老家热闹的集市和一张张开心的笑脸,我还想给母亲烧锅,嗅一嗅冒着热气的老面馒头的香味,亲手贴上大红的对联,看父亲念着对联那开心的样子。哦,无须说过多,只要回到乡下的老家,年的氛围和幸福感就会朝着你这个游子扑面而来。

“梅花无限好,催我入新年。”那个魂牵梦绕的年,带给我们欢声笑语,在爆竹声中炸响的年就要来了!我耐不住归家的脚步和思乡的情愫,心里默念着:春节,春节,我今年一定要回老家过!

人生絮语

## 这个冬天有些慌乱

文/贾舒琴

今年冬天,在一阵阵的“咳咳咳”声中,日子也变得慌乱、潦草。我说:“不会当妈妈了。”儿子安慰道:“妈妈,你可别放弃。”当一个超人妈妈,当一个母慈子孝的妈妈,当一个嘘寒问暖的妈妈,当一个陪写作业到深夜,第二天闹钟一响就起床做早点的妈妈,当一个自己便是千军万马、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、职场上雷厉风行的妈妈属实也挺难的。

终于等来了一场雪。天空咳了一声,白雪纷扬而下,日子便慢了下来。铺天盖地的白雪把所有不堪的、污浊的事物通通遮盖。周末,难得坐在窗前细数时光,转眼便是年末,这一年经历的人和事悉数落入窗外的飞雪中,一并尘封在冬日。

一个月,跑了七八趟医院和门诊。最无助的一次是凌晨两三点,孩子沙哑的嗓音“妈妈,我难受。”一个人的时候,最怕黑,最怕走黑暗的夜路。而当了母亲便鼓足了勇气说:“没事,别害怕,有妈妈呢。”慌乱的帮孩子穿好衣服,启动了车子,一脚油门奔跑在去医院的路上。黄灯忽闪忽闪的,路灯也灭了,好在有个小小的人儿在停车的时候告诉你:“妈妈,还远着呢,没事,继续倒吧。”我牵着小小男子汉的手,便有了无穷的力量。我说:“孩子们,你们太费妈。”女儿说:“我们同学也有好多感冒咳嗽的。”言外之意其他孩子也费妈。

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,总怕孩子们穿得不够暖吃得不够好。深夜卤肉、早晨蒸馒头、周末包饺子,偶尔空歇的功夫来一次大采购,塞满冰箱。棉衣棉袜棉裤……忽然就想到母亲在我们小时候,冬天总也不闲着,手工针织围巾、毛线手套、暖鞋,原来这就是母亲的样子。

大雪过后,驾车行驶在冰冻的路面上,哆哆嗦嗦地往返在单位和家之间,一个来回一两个小时。有时候孩子半夜发烧请假单,有时候早晨没地方送娃请假单,有时候自己生病都得硬扛着,不敢提假单。好在单位没有为难带娃的女人们,给了我们继续上班的勇气和力量。

雪过天晴时,有人约饭。是谁说“过命的交情才敢在这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去赴约。”半日时光,聊文字、八卦生活,说笑声不断。我们说着不后悔的话,却在角落里缝缝补补的疗伤。青春流逝,奔四的路上抛开世俗的眼光,不断追求真我、突破自我,用雪一样的白去刺痛别人的眼。

当暖城遇见零下30多度的冬天,玻璃窗上都开出了花。屋里小儿哼唱,“我是妈妈的防护服,妈妈是我的小公主,妈妈的眼睛里有我,我的眼睛里、头发里、心里都有妈妈。”那些熬夜为娃降温、喂药的日子也就不觉得有多辛苦了。天寒地冻的日子里,窗外的皑皑白雪还残留在屋顶上、草丛里,大片的空地也被积雪覆盖。此刻,唯有慢火熬煮,才能烹饪出人间的烟火气,一碗羊肉粥、一锅开花馒头、软糯的蒸南瓜和红薯、冒着热气的火锅……听闻准格尔旗老乡来东胜,受邀参加晚宴。自孩子升学以来,家长比孩子都自律。快餐时代,网红这个词褒贬不一,有人在传播正能量、有人在蹭热度、有人在坚守初心、还有人浑水摸鱼、唯一不会改变的是自己始终是自己,无人能取代,不怕被模仿、被超越……

这个冬日,我的世界下了很大的一场雪,一些留给春天去浇灌草木,一些已经在脚下消融,还有一些落在了心间。

你的世界,今年下雪了吗?